

花200元买张假存单“坑妈”？

警察一查，背后是起百人参与的大案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孙文涛 俞颖颖

新昌人李某偷偷花掉了母亲交给他存银行的钱，为了糊弄母亲，他买了一张假存单。他母亲分辨不出来，银行工作人员一看就知道不对劲，报了警。新昌警方介入调查，原本以为只是个买卖假金融票证的小案子，结果却意外挖出一个包括制售假户口本、假身份证等证件在内的制售假证大案。

“目前已经有100余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初步查明涉案金额40多万元。”新昌县公安局“3·08”专案组组长张雄介绍，目前抓获的嫌疑人多数是购买、使用假证件的，购买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些人法律意识淡薄到完全不知道买假证来用是犯法的。

老太的存单是假的

3月8日，新昌的王老太拿着一张6.6万元的存单去银行办业务。拿过存单一看，银行工作人员马上发现了异常，反复检查后确认这是一张假存单。

王老太吓了一跳，她告诉银行工作人员，之前她把钱交给儿子李某帮忙存银行。几天前，儿子把存单交给她，她看了后发现只存了1年定期，她觉得1年定期利息低，所以想到银行换成3年的。王老太想不通，存单一直放在她身边，怎么会变成假的呢？

银行报警后，新昌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石港锋很快来到现场。了解情况后，石港锋觉得问题有可能出在王老太的

儿子李某身上，于是马上叫来了李某。

李某很快说出了真相。原来，因为手头紧，他偷偷花掉了母亲给他存银行的钱，然后花200元钱买了一张假存单交给母亲，“哪知道她这么快就来办业务了”。

意外牵出一个大案

据李某交代，他是无意中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一个做假证的电话，就加了对方微信。付完钱的第二天，他赶到新昌客运中心附近拿到了假存单，李某说，送存单的是个外地口音的女子。

当天，石港锋和同事就来到新昌客运中心附近蹲守，抓获了这名女子——李某某。之后，李某某的丈夫戴某在出租房内落网，民警从房内搜出了多本还没有送出

的假证。

戴某夫妻交代，他们老家在湖南双峰，6年前来到新昌，两人分工合作以制作买卖假证生活，他们和购买假证的人通过微信或者电话联系。

办案民警调取了戴某夫妻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了100多条涉及买卖假证的聊天、转账记录。

3月13日，考虑到案情重大，新昌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对此案进行深挖。4月4日，为戴某夫妻提供原材料的朱某在宁波落网，购买假证的人也一个个浮出水面。

买假证的理由五花八门

张雄介绍，100余名嫌疑人落网后，警方对这起制作售卖假证案件进行了梳理，发现保险行业、建筑行业、二手车行业成为假证的“泛滥区”。“每个行业购买假证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二手车行业，购买假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驾驶证的人特别多。”张雄说。

这些人购买假证的理由五花八门，多数是为了牟利，有的人则是贪图方便。

新昌人张某，是新昌某单位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本身拥有工程师资格证书。他以办公司需要注册员工信息为由从亲戚朋友处拿到身份证，然后根据身份信息去购买了各类假的工程师资格证书，再把这些



缴获的假证

证书挂靠到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工程公司来牟利。

老家河南的张某某是一名塔吊驾驶员，但没有资格证书，为了顺利接下工程，他复印了同事的塔吊司机资格证书，再让戴某夫妻根据复印件内容作了假证。

贵州人谢某几年前嫁到新昌，去年9月，她看中了一辆二手车，但被告知办理按揭手续需要她丈夫签字。本来谢某想等丈夫有空时再来办手续，但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花300元就可以做一本显示她未婚的假户口本，贪图方便的谢某同意了。

“市民要增强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不要认为购买假章假证的行为不涉及违法犯罪。”张雄提醒说，购买、使用假章假证同样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不但将受到治安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文章开头的儿子李某就因涉嫌伪造金融票据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7岁少年吞下60颗高纯度海洛因

“如果没被抓，我能赚1万块钱”

《新华每日电讯》 朱国亮

“吞到56颗时，我吐了，胃鼓鼓的，胀得难受。”近日，回忆吞咽毒品的过程，冯玉(化名)的眼中依然闪过一丝恐惧。几经讨饶，最后他勉强吞下60颗。

南京铁路公安处最近破获一起人体贩毒案，4名人体贩毒少年落网，17岁的冯玉是其中之一。

近年，人体贩毒沉渣泛起。有毒贩直言，在滇缅边境线上，人体贩毒已成“产业链”，通过网络招募、熟人介绍，不少来自贫困地区、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用苹果练习吞毒

2018年9月中旬，偷渡至缅甸好吃好喝快一星期，冯玉终于接到了“任务”。这天晚上，冯玉什么都没吃，肚子彻底放空。毒贩们还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新鞋、新包。之后，一个陌生人用黑色塑料袋提来包装好的一颗颗海洛因让他吞食。

所谓人体贩毒，即将包装好的毒品吞进肚子，一些女性也会藏匿在下体，然后乘坐飞机等交通工具偷运到境内各地，再将未消化的毒品排泄出来洗净交易。

那些吞食毒品带毒入境的人，被形象地称为“骡子”“骆驼”或者“马仔”。冯玉正是毒贩们新招来的“骡子”。第一次参与贩毒，冯玉内心很忐忑，刚到缅甸时，也曾打退堂鼓。此时，之前好吃好喝哄着冯玉的毒贩们拉下了脸，威胁说如果中途退出，就要家人寄钱来，要加倍赔偿来时的各项开支，否则就要送到山上去劳动两年。不敢反抗，又听闻住同一个酒店的其他“骡子”中，确有运毒成功收到钱的，冯玉横下心，抱着侥幸心理决定干一票。

到了零点时分，冯玉开始在那个陌生人的监视下吞食这些海洛因。“一颗一颗地吞，吞一次，喝口水，总共花了四五个小时。”冯玉说，“最后总共吞了60颗，每颗5克。”

因为是第一次，之前毒贩们还对冯玉进行了“训练”，将苹果削成拇指大小，即一

颗毒品大小，让冯玉练习吞食。介绍冯玉来的老乡高明(化名)，最初本也是一名“骡子”，但无论毒贩如何恐吓，瘦小的他实在无法吞下足够量的毒品，便转而成为中介，以赚取中介费。

吞到56颗时，冯玉吐了，肚子胀得难受，便向毒贩们讨饶。但对方不管不顾，执意要他吞下65颗，说吞不下就要亏本。冯玉又勉强吞了2颗，实在难受，再次讨饶。对方才松口说，必须吞下60颗。无奈，冯玉隔了一会，又勉强吞下2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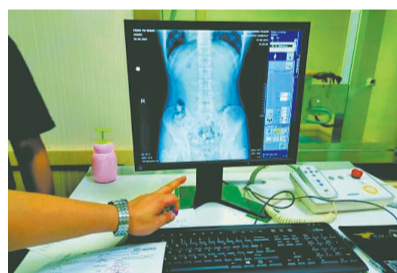
一吞完毒品，贩毒组织者就先用摩托车将冯玉送到边境线，再用轿车送至西双版纳机场附近提前开好的钟点房休息。之后，又让他踏着点到机场，乘坐前往成都的飞机。在成都机场附近一钟点房稍作休息，又乘机前往湖南长沙，随后打车到湖南怀化市溆浦县。不想，冯玉在溆浦县酒店排泄毒品时被抓，交易没完成，之前说好的1万元报酬也没了。

一天一夜才排泄出来

冯玉的落网看似是个“意外”。

2018年9月17日10时许，昆明南开往南京南的G1378次列车从贵阳北站开出。一名穿着黑色短袖T恤衫的男子在2、3号车厢连接处看手机。见乘警走过来，他立即将手机塞进裤兜里，神色慌张地向车窗外故作张望。

乘警刘祥看在眼里，遂上前盘问检



X光机透视下的带毒人腹部

查。男子自称到湖南投靠老乡去打工，但随身只携带了一只黑色小包，没有大件行李，没有换洗衣物。这更引起刘祥的怀疑。查看其小包，却未发现异常。这时，男子下意识摸了下兜里的手机。刘祥让他掏出来，男子神色更加慌乱了。于是，刘祥查看了其手机微信，竟发现男子正遥控指导一个微信名叫“渐行”的人，在溆浦县一大酒店内进行人体排毒，且有部分毒品已排出体外。此人正是冯玉。

意外获得这一线索，南京铁路公安干警没有迟疑，立即通报怀化铁路公安处，将正在溆浦县一大酒店内排泄毒品的冯玉抓个正着。而在高铁上指挥冯玉贩毒的正是人称“豪哥”的贩毒嫌疑人丁一(化名)。

冯玉被查获时，吞在肚子里的60颗拇指大小的毒品，已有28颗排出，余下32颗是在警方监督下，经医生指导，利用开塞露等药物，耗时一天一夜分多次才排泄出来。这些毒品被机器压缩成圆柱状，硬如石块，长约3.8厘米，直径约1.8厘米，外面包裹多层塑料。经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这些毒品均为高纯度海洛因，净重306.69克。

沿着冯玉、丁一这条线索追查，截至今年2月中旬，南京铁路公安处又将其余3名不满18岁的贩毒少年李有(化名)、高明、马某以及背后组织者“飞哥”等犯罪嫌疑人一一抓获。

冯玉、李有、高明三人为同乡。李有最早开始人体贩毒，之后介绍高明入行。高

明身体瘦弱，吞不下足够量的毒品，便开始做起中介，赚点中介费。冯玉正是高明介绍成为人体贩毒的“骡子”。

当时，冯玉正在广东中山务工，手头紧。一天晚上，冯玉与高明微信聊天。高明告诉他，有一个活计来钱快，一次就能挣1万元。冯玉没多想就答应了，第二天对方就发来路费，不仅包括吃喝、住宿费用，还有烟钱。到了西双版纳与缅甸接壤的一个小镇，还有专人过来接。偷渡至缅甸，被安排住到一个叫大富豪的酒店。在冯玉入住前，酒店已住有好几个“骡子”，都在等着运货，年龄与冯玉相仿。

人体贩毒沉渣泛起

“人体贩毒在滇缅边境已然形成一个‘产业链’。在看守所里，遥控冯玉带毒入境的丁一讲得很直白。丁一自称在缅甸赌场工作3年，经常为“骡子”们安排酒店和房间，接触过人体贩毒的“骡子”有上百人。

江苏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缉毒科科长祝军也表示，最近几年，人体贩毒似乎又有沉渣泛起的迹象。江苏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至2018年间，江苏省公安机关共破获人体贩毒类案件17起，其中2017年因为南京公安机关对此进行专项打击，当年破获此类案件就达11起。

丁一交代，人体贩毒之所以再度泛起，主要在于这种方式化整为零，“相对安全”。“人体一次携带的毒品量不大，但利润十分可观。”不过，曾上过中国矿业大学会计专业的丁一也“感叹”，人体贩毒的成本不易控制，为赶时间，有时飞机头等舱也得坐，有时还要包车接送，成本会大幅上升，“一些‘骡子’太年轻，派头不足，坐头等舱易引起怀疑，还得从头到脚套像样的行头包装一下”。

其实，所谓的“相对安全”只是表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然逃过一时，也免不了最终被捉。